

選青堂文稿



830737

馬有君子

大賢以君子自明非齊王所得而有矣夫孟子君子也君子自有

所以為君子者欲使受此無處之餽也亦焉足知君子哉且人之

涉世莫不各有其立身也有立身於流俗中者即有立身於賢哲

中者其身為流俗中所有斷難以賢哲待之亦其身為賢哲中所

有尤難以流俗待之至以流俗待賢哲而賢哲幾下等於流俗中

矣而賢哲仍自拔於流俗中矣名為餽而實非餽是齊之視我殆

以為貪人也殆以為鄙人也殆以為既貪且鄙特徇俗之小人而

初非君子也非君子則不懷君子之操持非君子則不明君子之

選青堂稿

頂無處

禮義贈投雖無因而至亦且隱忍而自甘然猶有可諉者曰非君

子非君子則不以君子為折衷非君子則不以君子為權度交際

雖非分相加亦遂震驚而弗顧然猶有可原者曰非君子若夫君

子以不貪為寶吾即援不貪者詳思夫君子以輕利為心吾即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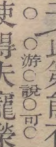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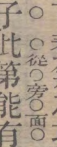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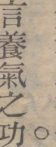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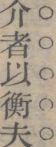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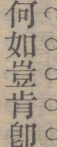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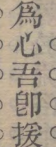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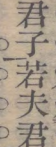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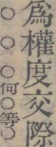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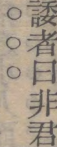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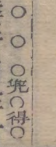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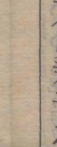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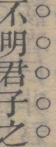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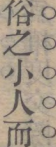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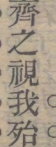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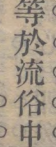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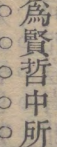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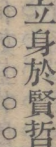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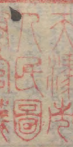
輕利者細核夫君子抱幼學壯行之略君子之自審何如豈肯即

於貪汙使貪汙中亦有君子以廉介為懷吾即持廉介者以衡夫

君子以潔清為訓吾即持潔清者以論夫君子殫知言養氣之功

君子之自居何等豈肯炫於勢利使勢利中兼有君子此第能有

夫游說耳何則游說之遨遊人國也所冀者寵榮但使得夫寵榮



不妨忘夫道義君子非游說比也稱華野而慕涓濱其視約縱之
秦連橫之儀直不齊有霄壤之殊矣故必合乎道義以奉君子也
始有君子若離乎道義以奉君子也焉有君子此第能有夫滑稽
耳何則滑稽之開第康莊也所希者恩澤但使邀夫恩澤不憚棄
夫防閑君子非滑稽比也誦孔子而卑管仲其視談天之衍雕龍
之爽又不啻有薰蕕之別矣故必就乎防閑以求君子也始有君
子若違乎防閑以求君子也焉有君子既名為君子矣焉能以有
游說者有君子乎焉能以有滑稽者有君子乎而謂可以貨取乎
○貨○出○君○手○頭○足○身○分○正○是○為○馬○有○字○黃○鬱○
○轉○
○融○上○注○下○讀○半○神○金○
○滑○稽○可○貨○
○再○醒○馬○
○字○次○第○看○往○不○盡○

小講賓主分明折焉字處捫之有稜聽之有聲起二比反煞君

選青堂稿

子次二比虛挑有字後二比正煞焉字入手振得醒結尾束得
足洋洋灑灑通體如一筆書真行文快事也

夫謂國者非特管仲也出諸氏子而卑管仲其視天之所賦
其所與出管仲之國業親其也祖余管仲思其出對家其想續小野
故百孫于管仲平數以奉板下也真百孫千祖孫也合大前許
秦烈附之繪畫不齊有霄壤之殊矣始必合乎道義以奉君子也
不致忘夫道義君子非游說比也稱華野而慕涓濱其視約縱之

然且至

以至疑大賢若非其所及料也夫尹士之意固以至齊為不可耳
所由疑孟子歟想其語人曰古聖賢之應聘他邦者其不誤於至
也皆其不昧於至也乃由今以想不昧於至者未始不誤於至蓋
於所不應至之邦而猶煩跋涉焉嘻異矣王既不可為湯孟子雖
有伊尹之德果何由施其德乎王既不可為武孟子雖有太公之
才亦何由展其才乎當斯時即有勸以利見乘時者吾意孟子必
絕跡於齊而斷乎其不至顧有為孟子解者曰孟子志在濟時不
至而時奚以濟孟子心乎行道不至而道奚以行不知孟子之至
筆○斬○截
略○翻

選青堂稿

三番上

為湯至也為武至也為克希夫湯武者至也今既無望於為湯何
不可傲莘野之樂道無望於為武何不可師海濱之待清蓋士君
子生值末流藏其身以有待自全之術類如斯耳曾孟子而見不
及此然且指即墨以遺征然且望臨淄而泣止然且隨轂擊肩摩
之輩而逐隊其間然且雜鬪雞走狗之倫而偕行其際諧媚如王
至○字○一○層○深○似○一○層○下○于○淺○包○筆○所○未○到○氣○已○吞○
驩孟子所不屑與言也然且與之同朝佞諛如陳賈孟子所不願
為伍也然且與之並立孰迫之至而必至孰招之至而即至真令
人疑其至駭其至直無由預料其至者第思至祇徒至斯至如不
至此一至也與說士之遨遊人國者亦奚殊哉亦奚殊哉嗟乎孟

子彈知言養氣之功。抱幼學壯行之略。即使舍齊而別。無可至之國。隱於耕釣。亦名世之常。奈何令莘渭笑人乎。吾知干澤之譏。其無能解免也已。

飛花滾雪一片機神此得意疾書之作

選青堂稿

三首



飛花滾雪一片機神此得意疾書之作

無能解免也已

子彈知言養氣之功。抱幼學壯行之略。即使舍齊而別。無可至之國。隱於耕釣。亦名世之常。奈何令莘渭笑人乎。吾知干澤之譏。其無能解免也已。

其間

屬望不僅在王者也特懸想於其間焉夫天人之望非王者所能獨當也孟子所為懸想於其間乎且昔孔子之歎才難也嘗上溯唐虞而感懷於其際矣顧運會之隆莫隆於禪讓之際而菁英之萃即莫萃於貞元之間景仰前徽殊歎其不先而不後矣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夫五百年之鍾毓王者代興之間然非獨王者代興之間也五百年之遭逢王者崛起之間亦非獨王者崛起之間也王化之行也四表則光被矣然一人能使之光被乎則欲知王者之布化何不於既興之後一溯其未興之初王猷之盛也萬民則

選青堂稿

三百五

誠和矣然一人能使之誠和平則欲究王者之宣猷何不於方興之餘一思其欲興之始夫不有其間乎以其間為天運久剝之間則可嗟歎者其間以其間為天運將復之間則可挽回者其間以嗟歎之間易而為挽回之間豈王者能獨力承之乎而不必為王者憂也則當由剝而復所信而有徵者其間以其間為人事否極之間則可感傷者其間以其間為人事泰來之間則可欣幸者其間以感傷之間轉而為欣幸之間豈王者能獨身任之乎而不必為王者慮也則當由否而泰所確而可據者其間鳳以其間而來巢矣麟以其間而在椒矣當王者之應運雖物類猶知獻其休祥

試劍

更述所試仍與學問無關焉夫劍非學問中事也世子他日何又

好之而試之乎且人惟以學問為心則必試之於詩書試之於禮

樂耳外此戎兵之屬匪惟不宜試亦不欲試匪惟不暇試並不屑

試乃回溯夫向之所試殊令吾悔其試慙其試而竊歎其誤於試

焉好之在他日者詎惟馳馬已哉馬以御夫小戎然吾觀詩之歌

小戎也更歌蒙伐可知馳驅之下不廢折衝焉馬以供夫駟介然

吾觀詩之詠駟介也更詠二矛可知馳騁之餘兼資器械焉爰有

劍焉是亦吾所好耳浸假以智勇為鋒以清廉為鏑以賢良為脊

選青堂稿

言六

以忠聖為鐔則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直以非劍為劍此學問所融

鑄而非出洪鑪也此學問所陶成而非由頑鐵也夫亦何不可試

之有果爾稱先則古試之徒也西序東膠試之地也晝講貫而夕

習復試之時也設有以純鉤進者曰試之而氣燭列星光同秋水

也吾必謝不敏矣設有以巨闕進者曰試之而陸剌犀兕水斷蛟

龍也吾更謝不遑矣安有從事藝林肯與蓬頭突鬢之流爭以術

自試者而無如吾之未嘗學問也第見夫勝之為國介居兩大間

齊既比爾干稱爾戈立爾矛逼滕以三男之眾楚復殺乃冑備乃

矢礪乃刃陵滕以兩廣之雄使非技藝素嫻則占長子之帥師者

跟學問又

括○試○字○從○而○一○層○跌○落○到○

○惡○恰○是○追悔神理

從上脫卸

○是○劍○值○是○學○問○所○以○可○試

○趁○勢○接○寫

○幻○出○靈○境

○愈○翻○愈○透

○顧○上○學○問

○切○滕○時○勢○為○壘○湖○源○尚○是○虛

○步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

言有述夫古帝者亦異端之所爲而已夫言而曰爲則神農之言
仍許行之言耳不應有而有異端哉且時至戰國羣言淆亂久矣
○照○定○後○文○
獨我孟子言至聖之言言元聖之言並言唐虞兩大聖之言有異
端出欲折孟子之言恐無以勝孟子欲傲孟子之言愈無以勝孟
子於是肆其無稽之言託諸荒渺之古帝焉如許行是已夫許行
特力於農者耳固孟子所謂野人非孟子所謂君子也自孟子有
君子野人之辨許行宜安於爲野人亦自孟子有君子野人之辨
○此○是○題○之○來○源○
許行轉恥其爲野人不知分別君子野人非孟子之私言也自二

選青堂稿

二百六

帝三王以來間有君子下同於野人者乎無是言也間有野人上
○反○跌○言○字○
擬於君子者乎無是言也已矣夫復何言無如許行之心深忌孟

子之言而又明知孟子之言無可議也欲闢孟子之言而又明知
孟子之言殊有據也遂張大其言爲二帝之所未言爲三王之所
未言以爲二帝三王皆孟子之言所從出也必遠超乎二帝三王
○正○落○神○農○之○言○
之上始予人以聞所未聞耳而因有取於神農之言獨是神農當
○從○神○農○再○翻○言○字○
日不過詳種植之方與斲木揉木之術初何嘗有所謂言也神農
○斷○得○允○
之言仍許行之言耳特言出於許行則不尊託之神農則尊矣言
○此○是○爲○字○心○思○
出於許行則不信託之神農則信矣許行欲世人尊之信之故不

北方之學者

有學於北方者而北方不得恃其北方矣夫北方即中國也學周公仲尼之道者眾矣自有楚之陳良而北方尚得恃爲北方耶孟子曉陳相若謂爾師陳良其始固南方之學者也乃爲南方之學者不安於南方遂不圖於南方試即所成就而追思焉猶是學者也豈獨高出於南方已哉彼其北學於中國學周公也學仲尼也且夫周公仲尼非北方之教者哉象占上配乎義文周公實探其奧制作遠監乎子姒周公獨擅其文使良生乎七百歲以前赤舄之教思躬爲被之夫何俟講習於後之學者成德達材有多術

選青堂稿

二百三

仲尼大其栽培刪詩訂禮有嫡傳仲尼精其參酌使良附乎七十子之末素王之教誨耳爲聆之又何俟追隨於後之學者無如周公而後未聞復有周公仲尼而後未聞復有仲尼則道之得延於北方亦甚賴有學者在耳有學者而教者之道統明焉我思周公始而分陝則陝有學者終而留洛則洛有學者且不獨陝與洛也對乎楚而言之皆曰北方有學者而教者之道脈留焉我思仲尼少而居魯則魯有學者長而居宋則宋有學者且不獨魯與宋也別乎楚而稱之亦曰北方北方治豐水鎬京之澤前乎良而生者有人並乎良而生者有人奇異洵代鍾矣乃兼三施四之眞傳得

良○以○殫○心○於○其○際○置○諸○學○者○之○列○不○得○以○南○方○外○之○前○乎○良○者○願
引○良○而○同○為○北○方○之○學○者○並○乎○良○者○亦○對○良○而○慙○為○北○方○之○學○者
北○方○被○東○山○泗○水○之○庠○有○人○焉○與○良○同○志○有○人○焉○與○良○同○術○秀○靈
洵○不○乏○矣○乃○祖○述○憲○章○之○遺○緒○得○良○以○肆○力○於○其○間○列○諸○學○者○之
林○不○得○以○南○方○少○之○人○而○與○良○同○志○也○歎○美○夫○良○不○自○詡○為○北○方
之○學○者○人○而○與○良○同○術○也○稱○美○夫○良○不○自○私○為○北○方○之○學○者○何○則
良○於○北○方○所○讓○者○止○當○年○立○教○之○人○耳○至○於○學○者○則○未○能○或○之○先
也○若○良○者○誠○士○之○豪○傑○矣○夫○

詮題不脫陳良仰承俯注筆妙無雙

選青堂稿

三三

書答夏春

其欲非欲視窮者

大學者人而與夏同

對不將以南方少

所不至矣其概

非其對東山泗水

其真而同為北方

其以戰心欲其

農夫豈爲出疆

農有專爲乎耕者則出疆特其迹也夫出疆固已輟耕矣然出疆

未始非農也農之所爲在耕豈僅爲出疆計哉謂周書曰子疑土

之出疆也以從出疆起見未從土起見也從出疆起見幾不解其

所爲從土起見又何難剖其所爲蓋卽土以明所爲其斷不繫乎

出疆者則農夫之耕之說也今夫農夫之於耕其身業乎是卽其

心爲乎是者也草宜除也所爲者菑苗宜壅也所爲者穠循農夫

之名其所爲早有專屬稂莠未去所爲者耘本根未培所爲者籽

課農夫之實其所爲斷無旁參而或且曰曷觀農於出疆蓋自八

選青堂稿

家同井以來而此疆與彼疆判焉疆以內固其所耕疆以外卽非

其所耕也明矣畫疆而望杏瞻蒲誠形神之交迫今既度夫阡陌

也庶幾哉形神稍舒耳舒者必不肯仍鄰於迫也爲其甫出乎疆

分疆而鋤雲犁雨亦手足之多勞今既越夫溝塍也庶幾哉手足

稍逸耳逸者自不甘更處於勞也爲其業出乎疆果爾是所爲在

出疆也吾謂必非農夫而後可若農夫不獨力田之計無解於疆

場之中也我思七月所歌卽歲功未啟而所資以勤農事者早預

謀於舉趾之前豈偶一出疆而輒忘其爲農夫也未出以前一望

而知爲農夫既出以後亦一望而知爲農夫焉耳不獨作苦之心

○題氣於言下取之

○先揭明農夫爲耕所謂反題先正也提比卽申明此意重扼

○農夫則不能舍耒耜自見

○用側筆落出疆絕

○逆探舍耒耜意於前然後題爲字是翻

○坐實爲

○折出豈字之神

○進一步歇息字

○下文恰在箇中

邁一步○跌○豈○字○

難寬於疆畝之際也○我思大田所詠○卽多稼已收而所藉以奏農
功者○要必備於既戒之後○豈方一出疆而遽改其爲農夫也○以人
視農夫○宛乎其未出疆以農夫自視○亦不知其已出疆焉耳○爲仰
足以事歟○爲俯足以畜歟○此耕所由務也○然爲夫事與畜而農夫
愈不敢寬矣○豈其於出疆而頓昧爲先祖是皇歟○爲神保是饗歟
亦耕所由勤也○然爲夫祖與保而農夫彌不敢弛矣○豈其於出疆
而或殊觀耒耜之不舍○又何疑於士之質乎○

爲字旁見側出

舍不得耒耜

盤取題神直是雲衢朴山兩先生復生 豈字從農夫二字抉

出全神俱動

選青堂稿

首五

盤取題神直是雲衢朴山兩先生復生 豈字從農夫二字抉
出全神俱動

難寬於疆畝之際也○我思大田所詠○卽多稼已收而所藉以奏農
功者○要必備於既戒之後○豈方一出疆而遽改其爲農夫也○以人
視農夫○宛乎其未出疆以農夫自視○亦不知其已出疆焉耳○爲仰
足以事歟○爲俯足以畜歟○此耕所由務也○然爲夫事與畜而農夫
愈不敢寬矣○豈其於出疆而頓昧爲先祖是皇歟○爲神保是饗歟
亦耕所由勤也○然爲夫祖與保而農夫彌不敢弛矣○豈其於出疆
而或殊觀耒耜之不舍○又何疑於士之質乎○

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日請損

之月攘一雞

作攘雞觀有易日以月者焉夫日固攘也月亦攘也愧攘雞之非道而易日以月其損之亦即其輕之歟且古人臣之謀國者日有成月有要凡以道爲權衡務損上不務損下惟恐貽羞於君子耳降及後世遊多取之名而姑爲酌損於其間是何其竊疾未除易日計而爲月計也子之請輕殆悔從前之非道取民誠不一而足也果爾卽一粟焉必不復以非道取諸農也卽一絲焉必不復以非道取諸商也而豈徒輕之云乎輕之云者損之也嘻是特攘雞

選青堂稿

三言

之故智耳今有人於此於鄰無洽比之風子取子求營營者不嫌掩襲也事縱殊於暴客占幾類於行人攘竊有專營合一月以觀之殆無一日之偶忽焉已於鄰有難盈之欲而或燔或炙逐逐者翻謂有因也名雖異於奪牛實亦同於竊鴛攘奪有積習綜數月以較之更無數日之或虛焉已此其非君子之道也亦何待言顧周官有尙廉之典孰甘貽誚於傷廉意攘雞之時必無明斥其非者遂習於矯虔而莫覺抑曲禮嚴苟得之防孰肯蒙譏於貪得設攘雞之際適有正言相示者將更其饜而無難若然則聞或之告必不復計及於攘矣乃結習已深欲改而終難遽改權詞以對

雖更亦無愈未更蓋以損之者輕之若不覺一之爲甚而易日以
月云爾謂夫昔也逐日以攘膳焉猶難於雙今也逐日以攘殺焉
止用夫特準諸道以撙節之攘諸鄰者有限而損諸我者已多姑
以此求原於君子可也昔也惟日取一計終月奚止十禽之獲今
也惟月取一閱多日始爲一嚮之嘗衷諸道以化裁之攘諸鄰者
無多而損諸我者何限始以此見諒於或人可也噫攘本生於貪
心當攘之又攘推其意初不欲稍損損特迫於公論卽損之又損
核其名究未始非攘不出於已而出於待焉請輕與請損者不且
同類而其笑之乎

選青堂稿

三十五

細膩風華瑣屑題定當如此

其容矣未賦賦入出賦曰初也... 心當對之又避避其... 雖是而具諸奸... 出計且短一閱... 以此水鳳... 五風夫... 其云爾... 賦更亦...

三咽

廉士之咽不以餓而違乎節矣夫咽則咽耳何為三哉仲子殆不以餓而違乎節歟嘗考養老之禮祝哽者三祝噎者三凡以下咽之時宜秩乎其有節也不謂士之以廉著者雖在微物若惟恐有不節之嗟而必欲叶安節之亨蓋噬嗑之占有不嫌於屢者矣仲子往食螯餘之李不可觀其咽乎凡物之渾全者其咽較難物之缺殘者其咽較易李之為形甚小況當不完之後尤便於潛吞則其咽似難而實易抑物之芳美者其咽較易物之朽蠹者其咽較難李之為味雖甘然當既蝕之餘轉疑於不美則其咽又似易而

選青堂稿

宣夫

實難然則仲子將何以處此人情於飢渴之方深垂涎特甚但使○出此○反○對○三○字○斯須偶值而嗜欲頓萌遂不妨於大嚼此咽之出以急遽者也仲子惡其躁矣人情於體膚之久餓氣息殊微即使屬饜無多而精神既憊遂不敢於輕嘗此咽之出以從容者也仲子同其舒矣以章所聞固三咽云三則義取乎漸以彼枵腹多時其待咽也孔亟似宜受之以夬矣乃不受之以夬而轉受之以漸者若曰佳果之味嘗珍者原愈咀而愈出奈何哉迫而不暇詳也此以見仲子之工於茹納焉三則義符乎需以彼充腸無術其待咽也更殷似宜受之以頤矣乃既受之以頤而併受之以需者若曰養生之方入

口者不宜疾而宜徐奈何哉飢而不暇顧也此以見仲子之謹夫
細微焉擬之以三餐則此李非等於饗殮不得救其身之飢餒律
之以三嗅則此李已供夫口腹不徒領其氣之芬芳不以餓而違
乎節仲子之廉爲何如耶

枯題能腴俗題能雅

選青堂稿

宣七



蘇軾詩集卷之四

平陽府志卷之四

平陽府志卷之四

平陽府志卷之四

平陽府志卷之四

以大德大賢為法者能自得師矣夫以德論文王固大德也以賢

論文王又大賢也可不急為師與且相爭以力何如相高以德相

尚以賢也乃今之諸侯每以德賢為難恃則亦未即古之大德古

之大賢實而見諸則傲之間無怪其迂闊吾言而以古人為不足

法也如恥於受命莫若師文王者何哉自其蘊諸心者言之無虐

無戕也引養引恬也怙冒所周有非西土所能窮其量者矣則文

王固大德也自其施諸事者言之四方無侮也四方無拂也紀綱

所播有非南國所能竟其規者矣則文王又大賢也此其當師也

選青堂稿

明甚然而今之諸侯固大開有辭矣謂文之前開以后稷更開以公劉

幸也其積累已深也今縱刻意以希之能保啟吾前者一如后稷

公劉乎不能如后稷公劉則先苦於無文之積累奚其師文之後

繼以武王更繼以公旦幸也其續承又盛也今縱勵精以效之能

保嗣吾後者一如武王公旦乎不能如武王公旦則又苦於無文

之續承奚其師且即文之身錫齡則獨永享國則獨長幸也其壽

考堪誇也今縱畢力以圖之能保當吾身者一如錫齡享國乎不

能如錫齡享國則尤苦於無文之壽考奚其師而吾謂無難也民

之被虐未有甚於今者也即民之望澤亦未有迫於今者也特患

抱上今字解鈴

○歌○起○題○神○

世無師文王者耳。以今之痛切乎水深火熱，每輿懷孔邇之歌，不禁望古而獻歎曰：何為文王不復生於今世？以今之適逢乎數過時，可又深冀夫惠懷之主，不禁撫時而起歎曰：何為文王不再見於今朝？然則當今之大勢，可知矣。民盡苦夫刑罰也，何不以除炮烙者師文王？民盡困夫稅歛也，何不以行九一者師文王？民又盡患夫爭戰也，何不以視如傷保如赤者師文王？師其怙冒之蘊諸心者，則亦一文王之犬德也。師其紀綱之施諸事者，則亦一文王之犬賢也。但使刻意以希之，何待如文之積累勵精以效之，何待如文之纘承畢力以圖之，何待如文之壽考，吾得為迂闊吾言者。

選青堂稿

三言五

直指其明效大驗曰：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無他，好仁則無敵故也。

上抱大德大賢，下注仁字，看得來蹤去路，脈絡貫通。本題乃咬得汁漿出。

此篇言商纣曰：師文王不齊，主效今世。以今之適逢乎數過時，可又深冀夫惠懷之主，不禁撫時而起歎曰：何為文王不再見於今朝？然則當今之大勢，可知矣。民盡苦夫刑罰也，何不以除炮烙者師文王？民盡困夫稅歛也，何不以行九一者師文王？民又盡患夫爭戰也，何不以視如傷保如赤者師文王？師其怙冒之蘊諸心者，則亦一文王之犬德也。師其紀綱之施諸事者，則亦一文王之犬賢也。但使刻意以希之，何待如文之積累勵精以效之，何待如文之纘承畢力以圖之，何待如文之壽考，吾得為迂闊吾言者。

小子聽之

有甚悚夫聽者欲小子之毋忽也夫歌既有裨於小子則小子卽宜有觸於歌子所爲警之以聽歟且善於聽言者不待其言之爲我而發也已不啻其言之爲我而發非眞爲我發也其理本同歸卽其言宜借鑒而入耳之下猶無所會於心焉此誠我所深爲學者慮耳滄浪之歌孺子爲水言孺子不獨爲水言也謂孺子獨爲水言則是歌或可以不聽謂孺子不獨爲水言則是歌不可以不聽而何幸從吾遊者有小子在小子嘗遜志於典謨小子嘗勤心於風雅非以其言之可味乎不謂歌詞之可味竟與典謨風雅有

選青堂稿

三章

同歸也則小子所當默會也小子嘗深資夫講貫小子嘗仰賴夫提撕非以其言之甚明乎不謂歌意之甚明白與講貫提撕無二致也則小子所當勿諉也所患者不之聽耳不之聽則歌雖甚切有殊覺其浮者矣夫切與浮初無定無心聽之切者亦浮有心聽之浮者亦切而況乎其本切也不之聽則歌雖甚深有轉嫌其淺者矣夫深與淺亦何常離己以聽之深者亦淺返己以聽之淺者亦深而況乎其本深也吾得爲小子勗矣孰使小子無旁貸之思得是歌以沈吟之則如提其耳矣聽之哉淺近之詞而精微寓焉舉函丈所未嘗道者孺子已代爲詳之小子未聞是歌小子尙爲

悠忽之小子。小子既聞是歌。小子當爲警覺之小子。而傾聽可或忽歟。孰使小子切返觀之。慮得是歌。以尋繹焉。則恍發其蒙矣。聽之哉。庸常之語。而蘊著深焉。舉父兄所急欲言者。孺子已顯爲揭之小子。爲精心之小子。庶無負於是歌。小子爲虛心之小子。尤無忘夫是歌。而敬聽可或疏歟。自取之旨。小子而有悟焉。斯爲善聽者耳。

題句雖虛而言下自具無限神情。非聽題有聲者不能爲此文。

選青堂稿

三十三

因於此觀而意不自足。然則其非樂歌。而實善不讀。其也。

青耳

意夫是知而妙。應何如。此觀自取之旨。小子而實善。其也。

意小子。以許心。以小子。而無其。然其也。小子。而實善。其也。

意其。而實善。其也。小子。而實善。其也。

意其。而實善。其也。小子。而實善。其也。

意其。而實善。其也。小子。而實善。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挾動不動之由而思誠宜亟矣蓋思誠而已能至誠感之而應焉必矣思誠而猶有不誠感之而不應焉必矣即動不動以反爲挾身可不亟於思誠乎且人與人相感而有動有不動焉此不必驗之所感也仍返而求諸身耳身爲无妄之身不期動而自動身非无妄之身雖期動而仍不動正言之而人或不察者反言之而人無不明矣然則人而可不思誠乎今夫倫常之地上下之交隨在胥以誠相感通則誠固握乎能動之原而無乎不動者也特慮未擇善固執由思誠以進於至誠耳至誠則舉念皆真無一毫之或

選青堂稿

三三五

偽有真無偽動之效不由是形乎蓋偽者人咸蓄其疑真者人易生其信耳高厚莫如天地誠既至則天地鑒之而高厚早動而可通隱微莫如鬼神誠既至則鬼神欽之而隱微亦動而可質曾網常之晉接轉疑其不易感乎也無是理矣至誠則存心獨摯無一息之或浮有摯無浮動之機不由是寓乎蓋浮者人恆恥與洽摯者人更樂與聯耳低莫難動於異物之殊形誠既至則族類可忘而異者胥喻莫難動於頑物之無識誠既至則精神可貫而頑者皆靈曾倫類之周旋轉謂其不易感格也無是情矣其動也其誠也其無不動也其至誠也而如其不然無論不誠於念念也即晨昏

定省未嘗不欲慕乎親。聲應氣求未嘗不欲孚乎友。蒞官行政未嘗不欲得乎上。以臨乎民。乃合門內與門外以參觀。捫心稍有未實。戶庭內已謂其文貌相承矣。朝野間已謂其矯誣相接矣。但有一念不根。諸性情徒欲出肺肝以相示。而冀人之動而鑒其肺肝也。烏乎能無論不誠於時時也。卽甘旨是供。非不與悅親者同道。解推是務。非不與信友者同情。勞瘁是殫。非不與獲上治民者同志。乃合未仕與已仕並論。返已稍有未純。已疑其愛敬皆色莊。而不之諒矣。已疑其忠勤皆襲取。而不之原矣。但有一時不免於欺飾。徒欲指天日以相明。而期人之動而信其天日也。烏乎能知不

選青堂稿

誠之不能動。而人當至誠也。決矣。

上下句各還二比。樸實說理之文。

此句合未仕與已仕並論。返已稍有未純。已疑其愛敬皆色莊。而不之諒矣。已疑其忠勤皆襲取。而不之原矣。但有一時不免於欺飾。徒欲指天日以相明。而期人之動而信其天日也。烏乎能知不誠之不能動。而人當至誠也。決矣。

其閒

父兄有難傲夫子弟者特為之綜論其閒焉夫賢之閒無所謂不
肖不肖之閒無所謂賢然以父兄之賢而棄子弟之不肖何不可
綜論其閒耶且父子之閒兄弟之閒天性也篤莫篤於天倫之所
屬肫莫肫於性分之所關乃舉應篤應肫者而竟莫篤莫肫焉則
其品雖殊要難以其品概諸父子閒並難以其品概諸兄弟閒矣
賢不肖之相去是父兄子弟之相去也賢在他人不肖不敢與之
論相去也賢在父兄不肖乃敢與之論相去矣則父兄難仍擅夫
賢之閒矣不肖在他人不得使賢者與之論相去也不肖在子弟

選青堂稿

言三

乃得使賢者與之論相去矣則子弟難獨列夫不肖之閒矣吾得
綜論之曰其閒其閒有以懸殊言者所謂霄壤之閒也夫以賢視
不肖其懸殊幾不殊霄壤矣然以父兄視子弟本不應任其懸殊
者而竟任其懸殊焉則難以懸殊者即其閒耳夫豈若霄壤之閒
也其閒有以別異言者所謂東西之閒也夫以不肖視賢其別異
又不殊東西矣然以子弟視父兄本不應聽其別異者而竟聽其
別異焉則難以別異者即其閒耳又豈若東西之閒也分而觀之
者非其閒合而觀之者乃其閒非吾無所區於其閒也亦賢者自
退處於其閒而不肖者早進據於其閒一退一進之閒誰復為諦

暗融棄字在內

得神

下四○字○可○以○直○接

何○等○夫○刻

審於其閒析而計之者非其閒統而計之者乃其閒非吾有所混
於其閒也亦不肖者先往於其閒而賢者復來於其閒一往一來
之閒誰復爲詳參於其閒相去之閒不能以寸然則父兄之於子
弟可棄而不養也哉

寫得如許偪仄復偪仄下文筆所未到氣已吞 要詳玩勒題
處

選青堂稿

言臺



讀可素而不露也

之閒雖窮欲插毫其閒則佳之閒不顯以寸然則父兄之於子
弟其閒也亦不肖者先往於其閒而賢者復來於其閒一往一來
之閒誰復爲詳參於其閒相去之閒不能以寸然則父兄之於子
弟其閒也亦不肖者先往於其閒而賢者復來於其閒一往一來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

事與文俱無關王迹特卽春秋慨想其義焉蓋桓文之事史之文於王迹何與也然其中有義焉孔子所爲慨想歎且昔周之盛也以詩歌詠王者之事卽以詩彪炳王者之文亦卽以詩發明王者之義迨其迹旣熄豈翳無事功利是圖豈翳無文浮夸是尙自經大聖人之論定事有予奪文歸謹嚴而大義之當明者遂不勝其慨想焉吾謂春秋與乘榘一者以未修自孔子則統爲義之所不繫而與王迹無關耳以言乎其事非若詩之篇章義專乎王者之政教也蓋彼則述夫文武而此則紀夫桓文爲會盟爲摟伐有

選青堂稿

三十五

不出乎取威定霸者事愈著義愈湮矣以言乎其文非若詩之美刺義繫乎王者之勸懲也蓋彼則垂爲經而此則成諸史爲記動爲記言有不出乎揚厲鋪張者文愈蕪義愈晦矣夫豈有當於王者之義哉不知春秋未修以前事修霸功而事皆假義之事文殊訓誥而文皆昧義之文同紀載於列邦簡策存而其義未著春秋旣修以後不廢其事而義則有貶不廢其文而義則有筆有削定是非於千古日星炳而其義不刊維我孔子思以春秋繼夫詩也所爲撫其事其文而獨慨想於其義歎義莫大於定功罪顧功罪亦由其事衡之有其事存卽功罪不得以相掩特紀月編年

之輩專以篡迹爲功耳。孔子則本王者黜陟之大權以衡夫事之功罪。而此中自有之義彰焉。若曰二百餘年之間可觀其事而忘其義也哉。義莫大於嚴褻譏。顧褻譏亦卽其文寓之。有其文在而褻譏始得以相深特。簪毫珥筆之徒第以夸張爲務耳。孔子則假王者勸誡之大法以寓夫文之褻譏。而此中當有之義具焉。若曰一十二公之間可震其文而忽其義也哉。要之義卽在事之中。無論屬乎桓文與不屬乎桓文。皆以其義正之義卽在文之內。無論因乎舊史與不因乎舊史。皆以其義權之。蓋其義旣明。春秋遂與詩相表裏而非乘構。杌所可同矣。

選青堂稿

三三

上截不泛填下截不空衍。切定春秋之義。又留得取字地步。

雖有惡人

惡不足病夫人也。固無慮其有矣。夫人而惡也。惡似累夫人矣。然惡亦人也。人何累於惡乎。是正不必慮其有耳。且美惡之見。亦何足以定人哉。美者既不終於美。斯惡者亦不累於惡。所患者第從賦形起見耳。惟不從賦形起見。則夫彼此易觀。又何必慮其形穢而沾沾在風容色澤間耶。如掩鼻而過者。彼豈不知其人之美哉。美而自暴其美。卽美焉。誰復諒之。則由美以推之。惡美者既不究歸於美。卽惡者當不究歸於惡。美而自棄其美。卽美焉。不復溯之。則由美以例夫。惡美者既難定其終美。卽惡者亦難定其終惡。果

選青堂稿

宣天

爾人之惡者。正不妨任其有矣。統億貌干形之內。而以惡稱之。得。神。得。神。無自恨其不颺乎。而何必恨也。人爲萬物之靈。不以惡而其靈弗具。人爲五行之秀。不以惡而其秀弗全。夫彼亦既爲靈秀之所鍾。先。籠。起。自。初。意。再。出。雖。字。一。定。之。法。則所以無慚於靈秀者。初無關乎面貌之颺。不颺雖不颺焉。初無庸自恨也。已當羣居萃處之時。而以惡別之。得無其嗤其過陋乎。而何必嗤也。人各備夫秉彝之性。不以惡而或歛其彝。人各涵夫樂善之情。不以惡而或虧其善。夫彼亦既爲性情之所宅。則所以能用其性情者。更不繫乎形容之陋。不陋雖過陋焉。要不得其嗤也。已從來權之委於天者。人不得而易之。而權之屬於人者。天亦

不得而限之。但使轉移有術。不盡歸大造之鑪錘。不然。叔向論交。
○字○令○人○仰○面○而○思○掩○卷○而○得
何爲而並有譏蔑也哉。從來天所得而主者。人固無如天。何而人
所得而主者。天亦無如人。何但使變化有方。直可奪彼蒼之化育。
不然。孔門相士。何爲而兼有滅明也哉。雖有惡人庸何傷。
以實理寫虛神。是爲大方家數。

選青堂稿

三三九



其所以垂傳於後者。初則其下而後之。不與世名。

不然而其門生。荷蓋而兼。其則出於其。雖有惡人。復回焉。

復吾而主。吾天。亦無如人。何。則其變。出於其。前可。等。其。其。

所。欲。而。並。有。譏。蔑。也。哉。從。來。天。所。得。而。主。者。人。固。無。如。天。何。而。人。

不。得。而。主。者。天。亦。無。如。人。何。但。使。變。化。有。方。直。可。奪。彼。蒼。之。化。育。

不。然。孔。門。相。士。何。爲。而。兼。有。滅。明。也。哉。雖。有。惡。人。庸。何。傷。

是以如是其急也

道有在於急者、可爲古聖人原其故矣、夫急於拯溺拯飢、禹稷果何爲而如是、非以道在故耶、且事之置爲緩圖者、必其於我躬無與也、若事屬我躬之事、揆諸道而難緩、則不惟不敢緩、亦並不忍緩、不敢與不忍之心、合夫乃歎古聖人憂世之苦衷、所以不如彼其緩者、洵非無故耳、溺由己、飢由己、飢禹稷之思、禹稷之急也、顧禹稷果何爲而如是乎、如是則勞、不如是則逸、而自禹稷念之一似人、皆可逸、獨禹稷有萬難姑逸者、夫惟萬難姑逸、則其急不容寬矣、如是則迫、不如是則舒、而自禹稷觀之一似人、盡可舒、獨

選青堂稿

三言

禹○稷○有○萬○難○稍○舒○者○夫○惟○萬○難○稍○舒○則○其○急○不○容○貸○矣○知○其○急○者○未○嘗○無○聖○君○我○觀○帝○廷○始○則○急○方○割○繼○則○急○阻○飢○而○禹○稷○不○自○寬○也○方○且○舉○方○割○者○急○之○而○疏○滄○決○排○方○且○舉○阻○飢○者○急○之○而○方○苞○種○衰○豈○好○勞○哉○不○如○是○而○禹○直○自○慚○其○爲○禹○不○如○是○而○稷○直○自○慚○其○爲○稷○是○以○禹○稷○不○以○聖○君○自○寬○也○如○是○分○其○急○者○未○嘗○無○賢○佐○我○觀○伯○益○急○以○用○火○攻○急○以○謀○鮮○食○而○禹○稷○不○自○諉○也○方○且○繼○火○攻○以○濟○川○急○之○而○山○樛○泥○輻○方○且○繼○鮮○食○以○乃○粒○急○之○而○菽○穀○勸○農○豈○過○迫○哉○不○如○是○而○禹○若○無○以○對○夫○人○不○如○是○而○稷○若○無○以○對○夫○人○是○以○禹○稷○不○以○賢○佐○自○諉○也○如○是○假○令○禹○不○如○是○其○急○必○其

子產使校人畜之池

大夫以好生為心見之於所使矣夫校人主池吏也池畜魚地也
子產心乎好生所為有此使歟且昔子產從政擇能而使鮮有敗
事人咸服其能知人矣然此亦惟應對賓客則然耳若夫全物之
生事屬小惠與以可生之地付之能生之人則所使擇可也不擇
亦可也誰非人情獨大夫有好生之德而負所使耶如魚而曰饋
固已出於池矣然饋而曰生雖已出於池而猶可畜也然則子產
將何如將享其饋耶則詠釜鬻之概而供刀匕者在此魚諒子產
必付諸庖人將反其饋耶則等公儀之郤而明廉潔者在此魚諒

選青堂稿

子產仍付諸使人而子產不爾也爰使校人畜之池云從來在藻
依蒲魚多游乎溱洧茲則不放乎溱洧者良以溱洧之為地遠不
若池之為地近也子產曰子既憐魚之生欲其在水中央念彼半
畝方塘誰非泳游之處是以有斯畜也詩誦潛淵可也從來薦鮪
獻鮪魚更掌之漁師茲則不畀諸漁師者良以漁師主乎取非若
校人主乎養也子產曰子深幸魚之生欲其與波上下念彼一行
作吏疇無仁愛之情是以有斯使也書稱咸若可也夫畜之而苟
非其地則難全彼池雖小久已供吾眺臨原逆知漣漪之致可娛
此魚也於焉畜之則夫揚鬣披鬣者不啻南溟北海之居庶幾哉

如以辭而已矣

辭而果可以也。說詩者亦何必逆志矣。夫辭緣於志。而志不盡乎辭。如第以是而已。尙得謂之善說詩者乎。且古人往矣。所可見者。辭耳。顧未有辭先有志。志實生夫辭。亦既有志乃有辭。辭祇足乎志。設泥乎辭而不爲尋繹。執其辭而不復研求。則夫王土王臣。不猶未足以盡辭之例哉。若然。欲有得於詩者。亦惟以意逆志而已矣。逆志則舍乎辭所難通。而獨探乎辭所從出。苟明其所從出。而單辭原不必拘。逆志則超乎辭所難據。而惟察乎辭所究歸。苟悟其所究歸。而片辭更不必論甚矣。辭之不足以也。而如子之說。則

選青堂稿

三言

從出可不明。第以單辭爲疑。而志之立乎先者。盡晦則究歸可不悟。徒以片辭爲斷。而志之寓乎內者。胥湮是以辭而已矣。吾得由以辭而類推之。且就以辭而通論之。假令僅王土王臣之難通也。猶未足窮以辭之弊。夫筆諸篇章。輕重容有其過當者。所幸置夫辭而追其志之曲折。遺夫辭而溯其志之纏緜。旨趣既明。卽過當者。要不嫌其過當。而如以單辭爲疑。覺子之所視爲難通者。特未嘗依類以推之耳。抑令僅王土王臣之難據也。亦未足見以辭之非夫播諸歌詠。抑揚豈無其失宜者。所賴忘乎辭而諒其志之無他。略乎辭而思其志之有在。指歸旣喻。卽失宜者。初不謂其失宜。

而○如○以○片○辭○爲○斷○覺○子○之○所○視○爲○難○據○者○由○未○嘗○會○通○以○論○之○耳
 所○可○怪○者○子○既○以○單○辭○爲○疑○而○初○不○攬○其○全○也○如○攬○其○全○則○揚○挖
 之○餘○當○自○慙○其○考○古○而○翻○同○蔑○古○所○當○詳○者○子○既○以○片○辭○爲○斷○而
 胡○不○精○其○辨○也○如○精○其○辨○則○披○吟○之○下○又○自○歎○其○引○經○而○未○免○荒
 經○如○以○辭○而○已○矣○詩○之○難○通○而○難○據○者○豈○獨○北○山○也○哉
送○下○不○說○破○最○妙
研○鍊

中後四比純爲如字追取圓光極盡虛縮題之能事

選青堂稿

言圖



山○於○此○錄○爲○賦○字○最○單○圓○光○極○盡○虛○縮○題○之○能○事

盡○取○以○翰○而○口○矣○翰○之○蠟○而○蠟○則○香○豈○斷○非○山○出○始

獨○不○辭○其○特○出○賦○辭○其○特○出○賦○辭○之○不○又○自○嫌○其○特○出○賦○辭○而○未○矣

之○翰○當○自○慙○其○考○古○而○翻○同○蔑○古○所○當○詳○者○子○既○以○片○辭○爲○斷○而

胡○不○精○查○子○胡○以○單○辭○爲○疑○而○初○不○攬○其○全○也○如○攬○其○全○則○揚○挖

之○餘○當○自○慙○其○考○古○而○翻○同○蔑○古○所○當○詳○者○子○既○以○片○辭○爲○斷○而

猶益之於夏

還即夏以證周而周亦猶之夏矣夫益固先周公而不有天下者也其於夏也不可遷取以證夫周公哉且人以禹為德衰者謂其不傳之益耳顧不傳之益而與賢之天自夏止亦不傳之益而與子之天轉自夏始天不屬之益即禹亦無如何耳審是而又何疑於周公之不有天下且夫周之有公非僅如夏之有益也論益之有○此○議○論○方○敢○作○翻○歷年七載宣勤遠遜於兩朝夾輔意者碩膚之元老久為彼蒼所眷佑而不同掌火之官論益之施澤五臣殿後又遜於十亂居先意者家相之多材更為上帝所鑒觀而申○說○得○好○不等朕虞之作是益之於

選青堂稿

言哭

夏既不猶夫公矣則公之於周亦何能猶夫益哉乃一觀於繼世特之天其例自夏開之而周不能不猶夫夏也其局自益定之而公亦不能不猶夫益也謂益薦而公未薦不相猶矣抑知薦而仍歸戰甘之長君天既不為益稍治其例不薦而自屬踐阼之冲主天亦何必為公更新其例乎主器而歸長子也在益既逢其變在公轉覺其常則薦不薦可無論也謂益避而公未避不相猶矣抑知避而終老箕山天不以山海有經使益襲舜禹之局不避而留守洛邑天亦何必以官禮有書使公闢舜禹之局乎世序而有常經也在益既創其始在公實承其終則避不避可勿泥也蓋天為夏

生啟以敬承早若以待公者待益天爲周生誦以嗣守又若以待
益者待公明益不能合諸侯於塗山卽公不能圖各國於王會也
又何殊哉天爲夏開四百載之業益特先夫公而以遺老聞天爲
周立八百年之基公自後夫益而以明農見知益與萬國不過共
執夫玉帛卽公與諸姬不過共聯夫屏藩也又何異哉進觀伊尹
而不有天下者豈惟公哉又豈惟益哉

每以翻筆生議論讀書得閒藻不妄抒

選青堂稿

言望



而不言天不答豈辭公勤又豈辭益姑

拜夫公前明公與前獻不繼其嗣夫與前出又何異姑
國立大百年之基公自後夫益而以明農見知益與萬國不過共

又何殊哉天爲夏開四百載之業益特先夫公而以遺老聞天爲

周立八百年之基公自後夫益而以明農見知益與萬國不過共

執夫玉帛卽公與諸姬不過共聯夫屏藩也又何異哉進觀伊尹

乃若其情

性有自具之情、不必執性以言性也、夫性不可見者也、情可見者

也、乃若於不可見者而求其可見、何必執性以言性乎、且自言性

者多幾以吾說為不足據矣、抑知言性而專言其未發、則渾然者

難名言性、而並言其已發、則確然者可指由未發以觀其已發、而

性真之乍露、渾然者正自有其確然者焉、彼之敢於肆其非者、以

性為不可見耳、顧性不可見而其間之可見者、不有情乎、情其動

者也、而動必根乎靜、當夫紛然相感性之靜者、不能復安於靜矣、

遂躍躍然出矣、而情以名焉、情其彰者也、而彰必本乎藏、當夫粹

然相投性之藏者、不能復保厥藏矣、遂油然而生矣、而情以著焉、

是未發之先情、涵於其性而已發之際、性見於其情、情有其最初

者、亦有其繼起者、至曰其情夫固緣性而出者也、故繼起者非其

情、最初者實其情、情有其順應者、亦有其矯持者、至曰其情夫又

載性而流者也、故矯持者非其情、而順應者實其情、惟然吾得證

性於其情焉、天下無形之主宰、必於其有形者徵之、性無形也、乃

若於無形中剖其形、而最初時之流露、不特文武之民有其情、即

幽厲之民、亦有其情、言性者曷弗追溯夫其情、天下難喻之機、絨

必於其易喻者核之、性難喻也、乃若於難喻中求其喻、而順應時

選青堂稿

高天

暗承善字

折落分明

其字確

其字確

得神

得神

得神

得神

得神

得神

得神

得神

得神

得神

得神

得神

得神

之○感○通○不○特○堯○舜○之○聖○哲○有○其○情○卽○瞽○象○之○頑○梗○亦○有○其○情○言○性○者○曷○弗○進○窺○夫○其○情○性○屬○全○體○而○情○特○一○端○全○體○豈○一○端○所○能○罄○乎○不○知○不○罄○於○一○端○者○未○始○不○現○於○一○端○性○統○終○身○而○情○涵○一○息○終○身○豈○一○息○所○能○該○乎○不○知○不○該○於○一○息○者○未○始○不○形○諸○一○息○觀○於○善○可○以○爲○則○卽○情○之○善○不○可○證○性○之○善○乎○

其○字○勘○得○真○剔○得○醒○蒙○上○涵○下○無○不○入○妙

選青堂稿

三〇九



其○字○勘○得○真○剔○得○醒○蒙○上○涵○下○無○不○入○妙

其○字○勘○得○真○剔○得○醒○蒙○上○涵○下○無○不○入○妙

其○字○勘○得○真○剔○得○醒○蒙○上○涵○下○無○不○入○妙

其○字○勘○得○真○剔○得○醒○蒙○上○涵○下○無○不○入○妙

其○字○勘○得○真○剔○得○醒○蒙○上○涵○下○無○不○入○妙

其○字○勘○得○真○剔○得○醒○蒙○上○涵○下○無○不○入○妙

乃所謂善也

快性善之謂、非故與眾立異也、夫性與情不相離也、觀情之善而

知性之善、尙何疑於所謂哉、且性善之說、自吾以外、未聞有此謂、來脈

也、未聞有此謂、而性之善、幾無以共明矣、亦未聞有此謂、而性之

善、卒有以自見矣、就其自見者、以其明焉、而性善之說、正非吾之

故與眾立異、爾、驗性於情、則固有可以為善者在也、此其善第形

之於方、感耳、顧感不自為感、必早於其寂然者、涵之夫、所謂寂然

者、性也、此其善又驗之於既彰耳、顧彰不自為彰、必陰於其藏焉

者、託之夫、所謂藏焉者、性也、於此而謂無善無不善、不可也、於此

選青堂稿

而謂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亦不得也、於此而謂有善、有不善、更

不能也、乃所謂善也、元善之中也、本懸而無薄、使驟謂文武為

順、其性、彼將不以吾之所謂為然、使驟謂幽厲為逆、其性、彼又不

以吾之所謂為然、今觀於性量之感、通則於已發者、得善之流、自

可於未發者、悟善之源、即流以溯源、乃知性善之果、非虛語也、繼

善之皆備也、原渾而難名、使驟謂堯舜為全性之人、彼將不信乎

吾之所謂、使驟謂瞽象為賊性之人、彼又不信乎、吾之所謂、今觀

於性真之流露、則於已形者、知善之用、自可於未形者、窺善之體

由用以思體、乃知性善之確有明徵也、惟然而彼之論、全誣夫性

善本易明彼特卽雜乎氣者以爲言斯其真不出耳設靜驗夫無
 端之感觸而載性以流者當順應之時實肖其大公之體應恍然
 於所謂之實出有因惟然而子之疑可釋夫性善非私說子誠卽
 純乎天者以爲驗斯其旨易知耳試默參夫偶露之端倪而本性
 以發者當乍形之際實循其自具之良應昭然於所謂之非同憑
 臆然則吾之所謂性善者洵非故與眾立異矣

巧於用法實精於說理前賢性理諸書恐無此明快

選青堂稿

三卷



此紙紙封實對... 選青堂

顯於... 選青堂

以... 選青堂

此... 選青堂

有... 選青堂

有... 選青堂

有... 選青堂

至於日至之時

辨麥有時，可即日以觀其至焉。夫日至者，辨麥之日至也。向之播之稷之者，亦何幸而至於其時乎？從來人之才降，以天而物之候程，以日惟由天以降之，而人之得天者，才無殊才，亦惟逐日以程之，而物之計日者，候有定候，則欲明夫才無殊才之本然者，正可鑒夫候有定候之常然者焉。不觀辨麥之淳然而生乎，當其未生播之者，幾何日迨其既生，稷之者，幾何日在播之時，第播之日至焉耳。何日而為實方實苞之日乎？何日而為實發實秀之日乎？即稷之時亦第稷之日至焉耳。何日而為實堅實好之日乎？何日而

選青堂稿

為實穎實粟之日乎？然此總由其日之未至耳。日未至則此焉布種之日，即彼焉布種之日也。日未至則此焉耘苗之日，即彼焉耘苗之日也。日未至則此焉吐秀之日，即彼焉吐秀之日也。夫既備歷乎布種耘苗吐秀之日，辨麥固自有其時，亦既其歷乎布種耘苗吐秀之日，辨麥又難獨有其時，則安得不觀之於日至之時考之？月令仲秋之日至，其時為種麥之時，孟夏之日至，其時為登麥之時，中間歷秋而冬，閉藏之時也，固非辨麥日至之時。歷冬而春，勾萌之時也，亦非辨麥日至之時。惟夫歷春而夏，紀瓜生者於斯時，詳榮秀者於斯時，向特患時之閉藏耳。至於瓜生之時，則大異

對下皆字

○反○落○日○至○

○對○熟○字○

○妙○用○反○筆○且○以○日○字○勒○住○

○正○落○日○至○之○時○

○縮○筆○妙○

○點○出○至○於○

於閉藏之時向特謂勾萌之時耳至於榮秀之時則並異勾萌之時論薺麥之日至者遂不禁撫序而歎曰此其時也夫此其時也夫蓋嘗日日驗之至於實方實苞者幾何日至於實發實秀者幾何日而始至於日至之時日日核之至於實堅實好者幾何日至於實穎實粟者幾何日而乃至於日至之時其始也第播之日至焉耳至於日至之時則不獨播之日至焉矣其繼也亦第穫之日至焉耳至於日至之時則不獨穫之日至焉矣吾見一莖九穗曩日之同此布種同此耘苗同此吐秀者即同此有秋矣而有不皆熟者乎

選青堂稿

三三

善用縮筆得勢得機

夫同此布種同此耘苗同此吐秀者即同此有秋矣而有不皆熟者乎

正氣耳至氣日至之謂也

夫蓋嘗日日驗之至於實方實苞者幾何日至於實發實秀者幾何日而始至於日至之時日日核之至於實堅實好者幾何日至於實穎實粟者幾何日而乃至於日至之時其始也第播之日至焉耳至於日至之時則不獨播之日至焉矣其繼也亦第穫之日至焉耳至於日至之時則不獨穫之日至焉矣吾見一莖九穗曩日之同此布種同此耘苗同此吐秀者即同此有秋矣而有不皆熟者乎

至於心

欲明夫心者、特繼口耳目而遞至焉。夫必卽心言心、而心轉莫之見矣。何不可由口耳目而遞爲至耶。今使賦畀之初、僅與人以心而不與人、以口耳目。吾恐識心者、日以少而誣心者、日以多。惟不與之言、心而姑與之言、口耳目迨夫口耳目確乎其足據、而心之爲心、遂可因之遞及焉。觀於味之者、則口無異口也。聲之聽、則耳無異耳也。色之美、則目無異目也。是尙不可想其心耶。口耳目有形也。心則無形也。無形視有形爲隱矣。安得執有形之顯、以該夫無形之隱、而推而論之。口耳目小體也。心則大體也。大體視小體

選青堂稿

言齋

爲精矣。安得執小體之粗、以證夫大體之精、而進以求之。不知隱焉者、不易窺。則必於顯焉者、窺之。隱以顯爲端、亦旣明明其不爽矣。何不可卽顯以窺夫隱也。精焉者、不可測。則必於粗焉者、測之。精以粗爲驗、亦旣歷歷其不殊矣。何不可卽粗以測夫精也。則試推而論之、由有形、以至於無形、則試進而求之、由小體、以至於大體、吾之言專以心爲主耳。正惟以心爲主、而言不能不有所旁參。乃於口旁參焉、於耳旁參焉、於目旁參焉。迨旁參焉、而並得其參。則合口耳目之罔不一者、推而至於宰乎口耳目之官、而吾言之所主、見焉。吾之言、又以心爲歸耳。正惟以心爲歸、而言不能不有

不百里

有不容減於百里者，非故崇夫諸侯也。夫使諸侯之封，果可不百

開口便抽，不字截上。

里也。先王亦何嘗未之計及哉！且定數有不容減者，匪惟天子並

在諸侯，以天子視諸侯，而兼有其十倍者，既不容稍減乎十倍之

內，則以諸侯視天子，而僅有其一分者，即不容更減乎一分之中

想封國之初，其於不容減之情形，夫固籌之已熟耳。地方百里，非

獨優於諸侯也。以諸侯不同於伯也，故伯可七十里，而諸侯不可

不百里，以諸侯更不等於子男也，故子男可五十里，而諸侯不可

不百里，必百里始備三軍之制，不百里則為次國，二軍矣。不百里

選青堂稿

三亥

○可謂緊絕妙在不是正位

則為小國一軍矣。問帶礪於當年，柷將何以與，戮將有別，必百里

始稱千乘之邦，不百里則賦將七百乘矣。不百里則賦將六百乘

矣。溯苴茅於故府，驚冕何以與，毳冕有殊，其不容減於百里也，明

甚。顧或者謂末大必折，百里則疑於末大矣，是可不可百里封靡，堪

虞百里則易於封靡矣，亦可不可百里。然而先王之眾建諸侯也，固

早計及於不百里矣。城郭在其中焉，溝涂在其中焉，使並城郭溝

涂而悉除之，實不及乎百里之數，則百里特其成數耳。安可於成

數中復區之，而使不百里有卿之采地焉，有大夫之食邑焉，使非

並卿大夫而合計之，更不副乎百里之稱，則百里又其統稱耳。安

○自能起下此為真實本領

○下○面○所○以○不○足○守○之○故○業○經○過○出○不○必○照○下○而○

○此○數○語○是○不○守○波○瀾

○折○出○題○神

○用○正○筆○折○出○不○百○里○卻○是○虛○步

○單○頓○百○里○便○仍○是○上○支○甲○裏○語○看○起○處○以○必○字○叫○不○字

○得○神

○必○字○叫○不○字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事有以天人分者而理無不備矣夫反身而誠天事也強恕而行人事也天事之樂固莫大人事之求仁亦莫近而理不皆備乎哉且自然與勉強之別驗諸心而各異者驗諸理而皆同自然者理融於心隨在而無欠缺之虞斯隨在而具愉快之象勉強者心體夫理隨在而去形骸之隔亦隨在而觀立達之通其功判逸勞其詣區高下而其克完夫性分也統自然與勉強要俱無失乎己之本然焉已萬物皆備於我宜其不待求而已近也然其不待求而已近者此安仁之候反諸身而無不誠者也何則身所接有君親

選青堂稿

三五六

則忠孝固其備具者也乃始焉備而具之繼焉即備而全之反諸身本無所離也何待於合夫行之無俟由離以得合者誠也則樂莫大於有合而無離矣身所形有耳目則聰明又其備存者也乃始焉備而存之繼焉即備而足之反諸身本無所駁也何待於純夫行之無俟由駁以得純者誠也則樂又莫大於有純而無駁矣其誠也即其仁也夫何強之有大凡誠至者斯仁亦至理無不憊之謂誠亦理無不得之謂仁蓋惟憊焉而後得可言也大公者自無不公而何事於推而何煩於譬抑凡未誠者皆未能仁心有妄而失誠之本體即心有私而失仁之本體蓋惟妄焉而後私可附

也。罔念者。總宜克念。必推焉。而始滿。必譬焉。而始明。所謂恕也。恕起於物。我之相形。而強以制之。而行多扞格。不覺其樂。而但覺其苦。此其去仁也甚遙。不知仁無私。而恕則去私。求無私。必自去私。始私去。而物我之形化。物我之形化。而無私者。莫近焉。恕又生於物我之有間。而強以聯之。聯之而行倍艱難。不見其樂。而但覺其憂。此其距仁也似遠。不知仁無欲。而恕則遏欲。求無欲。必自遏欲。始遏欲。而物我之間融。物我之間融。而無欲者。莫近焉。仁近則樂亦近矣。蓋由勉然以造於自然。則皆備之理。視夫反身者。又未始不同。一無憾云。

選青堂稿

言美

註於兩節已作回紋體文照此截發最恰

疆恕而行

以恕正其行者功歸於疆矣夫恕以去私爲主私不易去孟子所以言疆行歟謂夫皆備之初無所謂物也無所謂我也則亦無所謂恕也恕也者由於物我之有間而體之以不欲勿施則用力之勞固去私者所不容已矣彼反身而樂莫大者以其誠也言誠而恕可知顧不得以恕名者則以由己及人而行之不待於疆耳蓋誠則無不恕者觀於外內之合第以自然者安之莫非人原莫非己也此其情早無俟乎推也而恕則有未誠者隔於形骸之私惟以勉然者應之見有己始見有人也此其意猶未要於實也以云

選青堂稿

言卒

恕也豈不貴乎疆而行哉疆不力於其後也而每力於其先試思恕之心何自而生必其先陰有不恕之心與吾之本心拂始以恕之心矯之矯之而慮有不勝則其行有不甚艱者乎然正惟甚艱也而不恕之拂其本心者遂無能拂矣恕矣疆既力於其先也而尤力於其後試思想之念何由而勵必其後復有不恕之念與吾之初念爭更以恕之念持之持之而恐其或搖則其行有不甚苦者乎然正惟甚苦也而不恕之爭其初念者終無可爭矣恕矣驛而以恕矯其心歷時固甚暫矣乃暫者期之使久由一時疆而至於時時恕之數日加不恕之數日減則依違有必絕困心而繼以

恆○心○驟○而○以○恕○持○其○念○於○事○亦○甚○偏○矣○乃○偏○者○擴○之○使○全○由○一○事○
疆○而○至○於○事○事○恕○之○端○遞○長○不○恕○之○端○遞○消○則○扞○格○有○必○通○克○念○
而○並○無○罔○念○由○是○泯○其○物○我○之○間○而○皆○備○之○仁○遂○由○此○而○近○矣○

彊字功夫寫得確有把握不同紙上空談

選青堂稿

三頁



翻學世天寓梓縣官此對不同處上空題

而○並○無○罔○念○由○是○泯○其○物○我○之○間○而○皆○備○之○仁○遂○由○此○而○近○矣○
疆○而○至○於○事○事○恕○之○端○遞○長○不○恕○之○端○遞○消○則○扞○格○有○必○通○克○念○
而○並○無○罔○念○由○是○泯○其○物○我○之○間○而○皆○備○之○仁○遂○由○此○而○近○矣○

附之以韓魏之家

即巨室以極擬夫富貴特設言其附者焉夫附者無端而至也家

且不易得沉重之以韓魏乎孟子故極擬之而設言之歟若曰士

當食貧居賤時最易鄙夷夫富貴矣顧其鄙夷夫富貴者皆其未

膺夫富貴也皆其未驟膺夫富貴也假令貴極富盜不惟膺之且

驟膺之則意外之遭逢正不妨懸擬其遇焉蓋自有天下有國而

外最著者莫如有家上世之家以德望升後世之家以權謀致惟

以權謀而不以德望則贊大廷之績者浚明者鮮怙侈者多上世

之家以功資敘後世之家以世爵傳惟以世爵而不以功資則居

選青堂稿

三事之班者由禮者難營私者易果爾則概言家不得也吾得極

擬之以韓魏矣韓自韓簡以來厥也為卿起也執政其家久聞烜

赫矣佐之以箕襄刑帶韓之閭閻遂卓卓於新田故絳之間魏自

魏犇而後顛也敗敵絳也和戎其家久致崇高矣輔之以閭沒女

寬魏之聲稱更隆隆於欒郤胥原而上且夫韓魏之家非一手足

之烈也非一朝夕之積也其程功累勞皆十餘世之憑藉也顧必

祖宗之積累而子孫始得享其成則履厚席豐但覺其因而不覺

其創必極歲月之遷延而積久始得逢其盛則始窮終達亦覺其

幸而不覺其奇無他以其未出於附耳誠使韓誇七邑一旦而附

以七邑之雄魏肇大名一旦而附以大名之盛家聲忽播撫躬而
絕無所憑間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有此創獲乎則不界於有因而
界於無因者孰如此附韓魏滅荀並其所得於荀者均在所附之
內韓魏分智並其所得於智者亦在所附之中家勢頓增迴首而
初無所藉間齊之二守宋之六卿有此奇逢乎則不由於漸致而
由於驟致者又孰如此附此在旁觀者鮮不代為欣然快然矣如
其自視欲然其過人不誠遠哉

純用反激下文法使下文一轉便到若先將本題壓倒水不長
則船不高矣

選青堂稿

其自願始於其過人不誠遠哉

田無繼煙管及熱飲也楓也虫幾縣管繼不為繼繼對熱矣眼
時繼和繼聞齊之二守宋之六卿齊也治教乎順不由漸致而
其自願始於其過人不誠遠哉

有安社稷臣者

有為社稷所賴者，臣無愧於臣矣。夫社稷貴乎安，安社稷在乎臣。有臣而安夫社稷，豈事君人者所敢望歟！且天生人而立之君，有君而置之臣，凡以為社稷耳。君為社稷主，社稷有未安，君之咎也。臣為社稷輔，社稷有未安，亦臣之恥也。懸社稷以衡臣品，而臣之為臣，遂得其主名以相屬矣。使盡如事君人也，則社稷將誰恃耶？幸也有無慕乎爵賞者，懼其辱社稷也；有無羨乎利祿者，懼其靈社稷也。此豈非社稷所願有者哉！則吾為社稷深冀其有，則吾為社稷懸想其有，不惟與君同休戚，直與社稷同休戚。舉才臣能臣。

選青堂稿

三言

所不敢任者，若臣獨慷慨當之，則不有之於委質中，而有之於匪躬中也。不惟視君如腹心，直視社稷如腹心。舉親世臣，所不能為者，若臣獨深沈任之，則不有之於脂韋內，而有之於靖獻內也。今夫論臣者，舍社稷其奚歸？而論社稷者，舍安其奚賴？其在承平之世，社稷已奠定矣。彼事君人者，祇解貢諛耳。有臣焉，為社稷培元氣，使苞桑同固，上有以對夫祖宗，為社稷杜亂萌，必使芽孽不生，下有以貽夫孫子，不以已安自詡，而出大力以保持焉。歌詩而防夫未雨也，覺久安之策，有非若臣莫能籌者。其在危急之秋，社稷已机隍矣，彼事君人者，祇知束手耳。有臣焉，為社稷消內憂。

吾於武成

大賢不欲人之泥夫古特自明其於武成焉夫武成即難盡信之書也舉以見例泥古者何弗思歟且自古應天順人之主所不諱者武功也所不尙者亦武功迨纂述有書因欲馳騁其文章遂不勝誇張夫勳烈迄今取而讀焉雖傳之昭代乎正不能不深擬議於其間吾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蓋即驗諸書之武成耳武有頌○正○照○仁○人○反○照○血○流○漂○梓○而以遏劉爲義使記事者深明此義則武成所敘述何不可繼夫典謨也武有文而止戈爲名使摛詞者務體此名則武成所稱揚何不可資夫考證也而無如作武成者特出於史臣之手也成

選青堂稿

必言其成之由以彼職列史官初未隨千夫長百夫長之倫目睹夫若何清明若何者定不過揣摩其事載諸篇以告武王之成功耳夫豈武王所自言乎惟非武王所自言則以吾論古之識不能不加察於武成之所言焉成又紀其成之實以彼躬操史筆亦僅據夫稱爾戈比爾干之眾口傳夫若何蹈厲若何發揚更爲潤色其文登諸簡以彰武王之成績耳夫豈武王所自紀乎惟非武王所自紀則以吾稽古之曾不能不審觀於武成之所紀焉禁暴者○爲○下○取○字○留○地○步○武吾得以禁暴者詳參於武成戢兵者武吾得以戢兵者細核於武成設不合於禁暴戢兵之謂則人雖循而習之吾能效人之沾

能與人規矩

與而止於規矩也。人當諒其所能矣。夫與者之心，不欲止於規矩也。而所能則不過此人，可不諒夫師耶？從對面人從來人之於師，每因深羨

其所能而遂刻求其所與，抑知離與以言能，則師之能無盡。即與

以言能，則師之能有盡，必欲轉有盡而為無盡，亦未就所與以想

所能耳。不然梓匠輪輿，其所屬望於人者，豈獨規矩云乎哉？有寓

乎規矩中者，而規矩乃因以不朽。顧中之所寓，人不易窺也。不易

窺，則必於可窺者誘之。故先民立制而方圓無敢肆，其欺有超乎

規矩外者，而規矩又託以彌尊。顧外之所超人，不易領也。不易領

則必於可領者先之。故定式常昭而運用莫由乖其向，以云與也。

舍規矩其奚能與？必本乎吾之所有。試思規矩之設象天地以成

形，詎得私為吾所有耶？且吾所有者固非規矩所能該矣。今第以

規矩相傳，則聽受之時，吾果何所裨於彼？不知吾之得擅其有也，

要祇由規矩生之，則與以所自生不啻併所有而傳之矣。能已備

竭矣，與必因乎彼之所無。試思規矩之垂通古今，而其曉詎得視

為彼所無耶？且彼所無者，又非規矩所能盡矣。今徒以規矩相示

則指陳之下，彼將何所賴於吾？不知彼之得益其無也。要仍由規

矩熟之，則與以所應熟不啻併所無而示之矣。能已無餘矣。假令

選青堂稿

緊探巧字筆

即以

規矩對下巧字作跌省之筆

句。句。舍。下。句。句。扣。題。

比。倒。從。巧。字。折。入。規。矩。

昔日之教者。不僅以規矩受諸人也。所與或可望其多。又令異日之學者。不僅以規矩授諸人也。所與亦可望其多。乃昔日以是畢其能者。異日仍以是畢其能。則與雖無多。足括裁成之量。假令有兩人於此。愚者誨以規矩。而智者則殊所與。或可疑爲少。又令有一人於此。始也誨以規矩。而終也則殊所與。亦可疑爲少。乃智愚異。而其能不異者。終始異。而其能仍不異。則與雖甚少。可該教術之全。是故與以規而人克循。與以矩而人克中。與者不妨居其功。與以規而人或偏。與以矩而人或踰。與者不得任其過。無他所能有止於此者耳。而且欲使人巧也。能乎哉。

選青堂稿

三言

筆筆裝得巧字起。卻筆筆扣得能字住。靈思雋腕層出不窮。

此全學對與以規而人克循。與以矩而人克中。與者不妨居其功。與以規而人或偏。與以矩而人或踰。與者不得任其過。無他所能有止於此者耳。而且欲使人巧也。能乎哉。

善人也信人也

合善信以並論而門人之為人見矣夫曰善已得樂正子之為人矣曰信益得樂正子之為人矣孟子所為合以並論歟且論人者無取乎專持一說也專持一說雖得其人之所已及猶未得其人之所兼及惟即其人之不可沒者而反覆參觀焉覺專論之而其人之無惡者見不專論之而其人之無偽者亦見則一人也而如出兩人矣然則樂正子果何人乎天之予人者至備試思降衷以○跌起善信後分量胥該秉彝內原有不盡之等階以觀其人之遞進抑人之承天者宜全試思成性以還規模具足深造時更有無窮之時候

選青堂稿

三卷下

以待其人之漸臻孰是人而遂盡於善人乎孰是人而更盡於信人乎然而異端熾邪說興惑於楊墨之言而善日汨迷於縱橫之術而善日漓則善人難然而真宰淆世風駁日以矯誣相尙而信斯亡日以欺詐相高而信斯失則信人難然而善不要諸信則善入於浮世固有厚貌深情襲取雖工要難免於虛意者善無信以固之也則善人而並見為信人者難然而信不根諸善則信疑於滯世又有拘文牽義惘忱雖結要難辭夫賊名者信無善以基之也則信人而早見為善人者難當此而論人亦何必求多於善信之外哉而吾以思樂正子人有生平所得力方謙而不居自有識

者○詳○觀○之○覺○始○也○其○人○有○本○真○繼○也○其○人○更○無○虛○妄○也○人○有○夙○昔
 所○從○遊○久○習○而○不○察○自○有○心○者○代○詰○之○覺○民○有○彝○而○其○人○能○秉○情
 有○僞○而○其○人○更○能○祛○也○蓋○善○人○也○信○人○也○人○心○之○駁○也○但○使○有○善
 以○葆○賦○界○之○良○已○不○溺○於○泯○夢○而○無○煩○進○計○然○而○詣○力○有○不○容○誣
 者○焉○目○之○以○善○固○足○定○其○爲○人○僅○目○之○以○善○仍○未○足○概○其○爲○人○也
 惟○合○諸○信○以○究○厥○歸○論○正○子○者○尙○何○餘○論○哉○人○意○之○欺○也○眞○能○有
 信○以○堅○其○凝○承○之○力○愈○不○流○於○虛○飾○而○無○俟○兼○權○然○而○品○題○有○不
 容○驟○者○焉○以○信○目○其○人○而○其○人○固○可○以○信○著○徒○以○信○目○其○人○而○其
 人○正○不○遽○以○信○著○也○惟○因○夫○善○以○連○爲○及○求○正○子○者○又○何○別○求○哉

選青堂稿

使其爲人不安於善信之間也尤爲吾之所深願者耳

此題不可實疏以詮解在下也不可分疏以二之中句在下也

文善以騰挪展局大開大合遂覺窘鄉中綽有餘地

此合前以突顯歸歸至平善何何籍籍歸人愈之其甘其甜其甜其甜

春風日之以善固且其爲人動目之以善而未見其爲人動

以善顯與之其可不觀其爲人動而無取於其然而謂其善不察

有覺而其入更始顯也蓋善人出而人心之動也其動也其動

視其爲人善而不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其善也

春華隨之其故也其人言本真顯也其人真無顯也其人言其

書田太夫子津門耆宿也品端學粹聲望重士林識與不識無不知書田先生者聞先生名卽肅然起敬 太夫子以名孝廉設帳

里門間業者戶外履滿多所成就而能得 太夫子心法以傳授

後學更無不爲名師則夫列膠庠登科第者豈惟身及 太夫子

門牆而已哉^變 受業師 香吟夫子爲 太夫子入室高弟獨異

待之^變 記咸豐己未庚申隨吾 師赴禮闈試闕居客舍適 太

夫子枉顧吾 師^變 侍坐隅仰瞻 太夫子風度端凝岸然道貌

與吾 師情誼肫摯相與論文娓娓不倦要以清真雅正爲宗^變

幸與聞前民矩矱時 太夫子館於保陽蓋由館來京亦應禮闈

選青堂稿

跋

一

試也嗣 太夫子司鐸宣屬之延慶州甲申歲引疾旋里己丑冬

始返道山聞生平所作大小題文皆足以榮世壽世擬先約取百

數十藝付諸剞劂以傳^變 聞之欣然願司讐校一日翔生孝廉以

太夫子文若干篇屬^變 校正鈔錄之譌^變 謹受而讀之每讀一

藝頓覺心開目明若撲去俗塵三斗竊歎此文一出其津逮後學

者實非淺鮮當夫晴窗展對領會良多恍如三十載前春明旅館

隨吾 師侍坐時也至 太夫子文章之奧妙學問之根柢具詳

吾 師序中予小子不敢妄贊一詞校對蕝事敬抒佩忱謹書於

後用誌一門沆瀣云爾

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孟秋之初同里小門人徐士鑾謹跋

選青堂稿

跋

二



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孟秋之初同里小門人徐士鑾謹跋

源自勝衣就傳讀於家塾習聞 庭訓曰童子操觚初學爲文若得汝 張書田表叔教之定能引歸正路斷無腐泛駮襍與夫艱

澀含糊等病源謹誌之弗敢忘 書田表叔與 先君子旣戚誼

又摯交相與文字砥礪觀摩往還無間時同應禮闈試及源髫齡

學爲文而 書田表叔選授延慶州學正深以未克從學爲憾彼

時僅獲觀三數藝清如秋水塵障一空理法無不兼到以視爲文

專藉字眼話頭幫襯貼合者奚止上下牀之別竊歎以此教幼學

洵無往不利亦與曩聞 庭訓正相吻合甲申歲 書田表叔引

疾告歸值源以家中食指日繁計亟謀生遂荒舉業雖間一逐隊

選青堂稿

跋

三

槐黃未敢以一藝就正驥隙如馳歲將及艾此調更久不彈矣惟念 書田表叔所爲大小題文多而且精允足以啟迪後學因商之翔生表弟代請手選付梓詎瞬經半載 書田表叔遽返道山思之心痛迺復商之翔生表弟約取大小題文百數十藝錄板以傳俾踐夙言亦庶慰 書田表叔於九京乎剗將竣謹贅數語於篇末以誌向常欽仰之意云

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仲冬表姪姚學源謹跋

先嚴生平無他嗜好惟於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或廢自十九歲丁
大母憂隨侍 大父龍門學博任下帷攻苦三年如一日歸而
縣院兩試冠軍文名從茲始矣顧困於名場甲辰科始舉於鄉十
上春官不第里居授徒以成就後學爲己任咸豐八九年間津門
多故遂挈眷館於保陽兼肄業蓮池書院文名之盛如在津時居
保陽十三年選授延慶州學正到任後曰課士吾職也日與諸生
講求根柢之學文風爲之一振信與同學諸子攻舉子業每呈
一藝輒面加批抹頓覺心境開朗各如其意以退蓋 先嚴之於
文也審題必揭其根源出筆必求其簡爽凡語非心得似是而非

選青堂稿

跋

四

者悉屏之以故同學諸子靡不心悅誠服如在津在省時也迨由
延慶歸里猶樂此不疲殷殷獎進後學焉回思 先嚴由少而壯
而老與文字相切劘者不下六十年此六十年中支持家計亦卒
賴乎口講指畫之力其深於文也如此信方懼遺稿弗傳引爲憾
事幸斛泉表兄曾有代刊之議及信奉諱後復申前說熒熒在疚
哀感曷勝第因手澤所存思之輒涕泣不能自己蓋 先嚴卒於

己丑十月二十五日遲至次年三月間始敬檢遺編得文百三十
餘藝商諸學兄香吟先生情爲刪訂先生曰斯文正法眼藏足以
信今傳後無可刪也復得沅青觀察爲之校讐抉擇精嚴每與香

老往返酌商以期毫髮無憾可謂殫厥心力始終其事者矣是集
合大小題爲一編閒有芟削塾課之作今將刻成而先嚴不及
見矣嗚呼痛哉先嚴邃於經學尤深於易一生心血不僅見於
此然卽此而深求焉學問淵源何嘗不於文章流露耶嗟乎先
嚴久困名場今幸藉斯文以昌於後則斛泉表兄闡揚之力也謹
追述生平并誌緣起以告世之讀是集者

光緒十有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男體信謹識

選青堂稿

跋

五

大英一千九百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取以生平并誌緣起以告世之讀是集者

雖入內谷學今幸藉斯文以昌於後則斛泉表兄闡揚之力也謹

追述生平并誌緣起以告世之讀是集者

見矣嗚呼痛哉先嚴邃於經學尤深於易一生心血不僅見於

此然卽此而深求焉學問淵源何嘗不於文章流露耶嗟乎先

嚴久困名場今幸藉斯文以昌於後則斛泉表兄闡揚之力也謹

